

李敖著



李敖論
——
蔣介石

第四集

又名 蔣介石研究



509675

李敖論蔣介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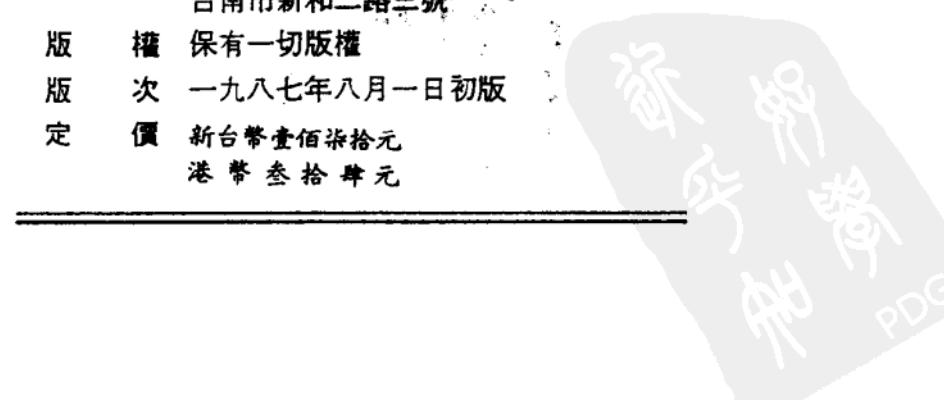
又名：蔣介石研究

第四集

210001

李敖論蔣介石 第四集

著 作 者：李 敖
出 版 者 全能出版社
發 行 人 劉兆輝
地 址 台北市崇德路266巷18號
登 記 證 局版台業字第1325號
代 球 發行 經 銷 信興書報社
地 址 台南市國安街168號 電話 2633127
印 刷 所 精美印刷廠
地 址 台南市新和二路三號
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
版 次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初版
定 價 新台幣壹佰柒拾元
港 幣 叁拾肆元



自序

在「蔣介石研究」三集分別被查禁的今日，我鍥而不舍，又出版這本「蔣介石研究四集」，自然別有一番滋味，再上舌頭。

最近我的朋友許以祺先生過臺，跟我說：現在中國大陸共產黨都不屬蔣介石了，你在臺灣還在屬。我說：我對蔣介石，絕不因為一時的政治目的屬或不屬，為了一時的政治目的屬或不屬蔣介石，是不對的、不客觀的、是非不明的、也是令人看不起的，我決不如此。我屬蔣介石，是全天候的、是天行有常的。天行有常的特色是自己在常道上前進，這一前進，「不為堯存，不為桀亡」，不以一時的存亡以定常道的行止，如此一以貫之，才算英雄好漢。

至於所謂屬，也有高下的不同。為了一時的政治目的屬蔣介石，就難免非愚即誣，這也是不對的、不客觀的、是非不明的、也是令人看不起的。我也決不如此。我的所謂屬，只是隨俗用屬字而已，事實上，我的屬乃是嚴格批評的別名。我寫的屬蔣介石的文章，都是以嚴格批評做基礎的，一切全憑證據來說話，叫人心服口服，甚至起蔣介石於地下，也能要他啞口無言。

大獨裁者克倫威爾（Oliver Cromwell）和畫師利雷（Peter Lely）有一段話，被人改寫成“Paint me as I am. If you leave out the scars and wrinkles, I will not pay you a shilling.”意思是畫我須像我。如果疤痕和皺紋都漏而不畫，我就一先令都不給你。——對蔣介石說來，我給他的強迫畫像，其實也完全中規中矩行之。我筆下的蔣介石，完全像他蔣介石，從疤痕到皺紋，無一不像。對一張醜臉說來，你照樣畫去，它就是張醜臉了，誰還要動手腳呀！

- 一 蔣介石比祖宗
二 蔣介石是「鄭二二發子」嗎?
三 蔣介石的教育程度
四 蔣介石並非原定黃埔校長
五 蔣介石與紅色黃埔
六 蔣介石是共產黨?
七 蔣介石怎樣謀殺楊虎城
八 蔣介石與地下代表
九 蔣介石、王世杰賣國
一〇 蔣介石「公民投票」賣國學
一一 蔣介石與陳布雷之一
一二 蔣介石與陳布雷之二
一三 蔣介石與陳布雷之三
一四 蔣介石與陳布雷之三
一五 蔣介石自承亡國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

蔣介石比祖宗

四月二日，軍方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「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」，書中第一篇就是「廬江何氏世系考」，其中說：

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將軍，字敬之，貴州興義人。何氏系出廬江，而其源本係於韓。周武王支子，成王時以侯爵封於韓，平王東遷之後，爲晉所併，至曲沃武公時，韓侯之裔，有名萬者，捍衛有功，復受封邑於韓原，號韓武子，猶系姬姓。四傳至韓厥，爲晉卿，乃請從初封，以韓爲氏。

這就是說，姓何的本來是姓姬的（周武王姓「姬」名「發」）後來改姓「韓」了。再看下文：



四

據最近出版的「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」，這圖的說明是：
「抗戰勝利後將軍隨侍委員長蔣公展謁中山陵後在郊外留影」。

再八傳至宣惠侯，其時周室益微，迺稱王，與趙、魏、燕、秦、齊、楚，並爲七國。凡四世，至王安爲秦所滅。由是韓之國族，奔竄隱伏，以避秦虐。有釐王之子名城者，遷至廬江，寓於津要，買舟送濟，取資以自給。後秦始皇出遊至博浪沙，爲人所擊，大索不獲，疑是六國公子陰謀所使，乃下令潛訪六國之後，盡屠害之。秦吏循令密詰居民姓氏，時城方掌濟，胥吏發舟而詰曰：「公何姓？」城當時未知爲秦吏，適天寒泊河，因戲指水以應曰：「此爲吾姓」。意以水寒喻韓也。然胥吏不悟，復問曰：「若是殆「河」姓耶？」城復曰：「姓氏必人，豈從水耶？」胥吏乃籍「何」而去。城後聞爲秦令，大駭而竊嘆曰：「吾家獲免刀鋸者，「何」一字也，豈非天啓後耶？」遂以何爲姓。

這就是說，由姓「韓」再改爲姓「何」，是經過「天啓」的傑作。

及漢滅秦，城乃構室營田，以立世業，子孫承之，而啓廬江世系。其後氏族繁衍，兼以唐、宋之末，屢經播遷，何氏遂徧遷宇內各地，爲望族而代有顯宦焉。

「顯宦」宦到中華民國，乃有「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將軍」出焉！

據毛思誠主編陳布雷校訂「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」，明說蔣介石「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齡」，是周公之後，周公是周武王之弟，在周朝系統上，自非嫡系。如今何應欽將軍認親，直認至周武王之後，顯然在祖宗上，有我比你大之意，何應欽將軍挾祖宗以「犯

毛思誠主編

陳布雷校訂

民國十為
年以前之
蔣介石先生

附蔣介石先生集卷

子右經

此書第一編第一行就說：「公名中正，字介石，號瑞元，學名志清，原名周泰，姓蔣氏，浙江奉化人，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齡。……」

上作亂」，其心司馬昭矣！

反看以繼承文武周公爲道統的孫中山，他家世的「顯赫度」，就不足語此了。據吳稚暉「總理與中國革命」記錄：

總理直系的老祖宗，是北宋時候南京一位名士做過宋朝樞密使的孫固，總理就是孫固的三十三代孫。在元朝末年，又有一個杭州的孫常德，曾做元末的刺史，他是孫固的十五代孫。這位孫常德，爲人最重氣節，元朝亡後，到了明朝，他因爲不願身事二主，所以就從杭州遠遠的遷到廣東東莞縣隱居起來了。他的子孫，也就在這裏一直住下來。後來到了他的八代孫，就是孫固的二十三代孫，又從東莞搬到香山縣，再移到翠亨村，這就是後來總理的誕生地了。

羅香林在「國父家世源流考」中翻案，說孫中山的祖宗非系出東莞孫族，而是出於紫金孫族，紫金孫族的祖宗是「唐末之孫訓」，孫訓是唐朝中書舍人孫拙的兒子，在黃巢之亂時做過「承宣使」的官，打過遊擊，封到「東平侯」。羅香林的結論是：

要之國父之家世源流，自其入粵始祖友松公於明永樂年間自閩遷粵紫金後，至國父適傳十八代，世以耕讀爲業，各代之名諱世次，皆甚明確。自友松公至十一世祖鼎標公，俱住紫金忠壩，以鼎標公一支，嘗開基於忠壩公館背，故國父嘗稱其家廟在東江上公館村（Kung Kun）。自其十二世祖連昌公於清康熙年間由紫金遷居增城，未幾復遷中山縣涌口門村，越二傳，至十四世祖殿朝公，又自涌口

門村遷居翠亨，至國父本身，適傳五代，故國父嘗謂其幾代近祖皆住翠亨。至其遠世源流，則唐以前俱住陳留，爲中原世族。自唐僖宗時黃巢變亂，其遠祖訓公，始以領兵堵禦之故，遷居江西寧都，歷五代至宋，子孫寢多，散佈於贛南閩南等地。元明之際，始多自贛閩遷粵，國父之入粵始祖友松公，即自福建長汀河田遷粵之一支也。

羅香林的考證，雖然被人懷疑（如孫甄陶「國父家族歷史尚待考證」，「傳記文學」第二二六、二二七期），但是不論系出東莞孫族還是紫金孫族，談到孫中山的祖宗，都不過是宋朝唐朝的官吏而已，既無周武王之顯，又無周公之赫，比起祖宗來，孫中山可真瞠乎其後了！

孫中山「三民主義」裏說：

中國人的姓，普通都說是百家姓，不過經過年代太久，每姓的祖宗，或者有不同，由此所成的宗族，或者不止一百族，但至多不過四百族。各族中總有連帶的關係，譬如各姓修家譜，常由祖宗幾十代推到從前幾百代，追求到幾千年前，先祖的姓氏，多半是由別姓改成的，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。像這樣宗族中窮源極流的舊習慣，在中國有了幾千年，牢不可破。……

孫中山自己是革命家，他對「窮源極流的舊習慣」，顯然有革它一命的氣魄，因此他就不以祖宗顯了。孫中山的「信徒」，雖然大力捏造過他的話，但是總算客氣，沒給他捏造出顯赫的祖宗，這真要感謝祖上有德了！

蔣介石是「鄭三發子」嗎？

「金陵春夢」是一部幾百萬字的大書，掛唐人的名字，出版了前後八冊，第八冊出版時候，唐人自己已不及見，以六十二歲之年，病死在北京。唐人的真名是嚴慶澍。

「金陵春夢」原在香港「新晚報」連載，後來訂正結集，海外版自一九八〇年起由香港致誠出版社出版，第一冊到第七冊根據唐人的修訂，照原稿排印，第八冊根據北京出版社的整理，照北京版排印。

在揭發蔣介石真面目的里程上，無疑的，「金陵春夢」是一部生動詳細的大書。唐人寫這部大書，用力至勤。唐人的子女在「懷念我們的父親——代後記」中說：「充實、豐富和



「金陵春夢」封面。

補充有關這方面的資料，以提高『金陵春夢』的文學價值和史學價值，是父親這幾年來的奮鬥目標。父親也爲此耗盡了心血。他幾十年如一日，從不間斷地搜集各方面的資料。他的資料之多也是驚人的，兩米高的文件櫃，足足裝了三大櫃。『金陵春夢』一至七集，就是在大量搜集資料以後，重新整理完成的。」——這部大書的能夠成爲一代名作，和唐人的始終「不間斷的搜集各方面的資料」，自然有關。

蔣介石本來不姓蔣，也不是浙江人

「金陵春夢」一開始，一連六回詳寫蔣介石的身世，其中最令人感到興趣的，是說蔣介石本來不姓蔣，而姓鄭；不是浙江人，而是河南人。「金陵春夢」第一回「逃荒年鄭家拆骨肉 找奶奶蔣府迎新人」中說：

在下說這本書，要從一個小小的頑童說起。此人姓鄭，乳名三發子，河南省許州（今許昌市）繁城鎮後鄭莊人氏。清光緒十三年（民元前廿五年，一八八七年）十月卅一日他誕生時，堂上雙親健在，還有兩個兄長。大哥名叫鄭紹發，比他大七歲，二哥乳名二發子，比他大四歲。他父親克勤克儉，賣得十幾畝薄田，還附帶開了一個磨坊；他母親長得面目姣好，一手女紅乾淨利落，全家五口種種地
磨麵粉，縫縫衣裳，扎扎花鞋花兜兒，日子倒也過得去。三發子是最小的一個，格外得到雙親疼愛。

鄭紹發打從五歲起就替人放牛，二發子五、六歲時也已趕着大犍牛滿山轉，獨獨三發子到七八歲一些輕活。原來後鄭莊三里地外就是前鄭莊，鄭莊一分前後，情形也就不同。前鄭莊高牆大院，住的都是地主鄉紳；後鄭莊却是些貧農貧僱農，有一頓沒一頓，顯得非常寒儉。像三發子一家的生活，後鄭莊已經算是尖兒頂兒了。三發子他媽老是跟她丈夫嘀咕道：「咱三發子也去上個學，將來弄個功名，省得咱幾輩子做牛做馬。人向高處爬，水往低處流，瞧前鄭莊哪一家不是體體面面的，養一條狗，都比咱後鄭莊的人強。」

三發子他爹是個老實莊稼漢，含含糊糊也就對付過去：「嘿嘿，這該怨咱沒長好命，上學堂？咱一年有多少收成？拋去完糧納稅，束緊褲帶也不夠他花銷的，年頭兒荒亂，咱就認命，湊合湊合算啦！」

這麼着，三發子便嬌養成性。三兄弟吵架，無論如何佔便宜的只有他，偏偏他的惡作劇也特別多，寒冬臘月，冷不妨淋人家一頭冷水，把鄰童凍得臉青唇白，直打哆嗦；黎明薄暮，冷不防裝一個白頭妖怪，把兄長嚇得驚叫暈厥，直說胡話。又如酬神演戲，河南鄉下當時只有窮藝人的草台戲，刀刀槍槍，打打唱唱，事後三發子便糾集羣童，要他們尊他爲王，摘葉作帽，折枝爲槍，你得聽任他大叫大罵，挨殺挨打。前面表過他家在後鄭莊是尖兒頂兒的，左鄰右舍不免有求於他，所以明明是三發子欺侮人，也只得把自己痛哭流涕的孩子，悄悄地拉回家吃個亞巴虧。但是這些孩子們包括三發子的兩個哥哥在內，有時一瞅他媽不在跟前，便一聲吆喝，向三發子展開總攻擊。那當兒三發子總是雙手抱緊腦袋，殺猪般的哭叫求饒，孩子們也不敢傷他，一個個抓起泥沙沒頭沒腦往他身上撒。三發子的

頭髮漩渦在正中間，深深地陷下去一個坑，孩子們也常常按住他的頭撒把泥沙摸摸平，可是還留着大量泥沙在那個坑裏，邊擦邊笑作爲報復。但一待母親回來，哭訴一陣，挨頓毒打的，便是紹發兩個了。

三發子在他母親溺愛下瞧不起起早摸黑、下地上山，一身汗臭、兩脚泥巴的哥哥，又羨慕着前鄭莊養尊處優、白白胖胖、衣來伸手、飯來張口的地主鄉紳家的兒童。反正他閒着，便忍受欺侮找他們一起玩。農忙時他也上田塍送送飯，燒燒水，碰到這時候有富家兒童在縱橫阡陌上玩耍，他就寧可下田在泥漿裏繞道而過，不願給他們看見譏笑他「沒出息」。可是他媽却認爲三發子志氣高，老是跟她丈夫吵着要把他送上學，無奈當時上學不是件簡單事情，他父親給逼得又氣又惱。直到三發子六歲時光（清光緒十八年，一八九二），許州一帶鬧開了大災荒，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，老百姓逃命要緊，天大的事情也得壓下來。三發子全家眼看前鄭莊有錢人家早已搬個光，牲口細軟一連串，後鄭莊一部份也已逃荒，剩下一些眼巴巴盼望衙門發賑糧。三發子他爹主張逃洛陽，勸他妻子道：「別捨不下這個家啦，丟下去一命見閻王！」盼賑糧要盼到哪一輩子？樹皮草根都快吃光，大家在把觀音土搶。早上咱出門看見十來個死屍，俺剛才回家數一數，死屍又加了好幾個，病子他媳婦長得多結實？兩天觀音土下肚，現在滿地打滾，眼看又是活不成！走罷，趁咱還有點氣力……」

「三發子跑不動路，你說咋辦？」

「跑不動俺揹着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塊兒死。」

「不行哪！」她還反對：「咱們帶點穿的蓋的，還有些零零碎碎捨不得，你同紹發、二發子槓不

完，再要捎上三發子，咱咋上路？難道啥都不帶嗎？再說在路上還是沒吃的，沒吃的你就捎不動三發子，三發子也餓得走不動，天哪！」她哭着：「還是死在家裏罷，俺同三發子不逃啦，要逃，你爺兒三個逃罷！」

「呸！」三發子他爹咒罵着，餓得癱軟在床上，頭昏眼花一個勁兒慄嘔。第二天再也熬不住了，跪在他妻子面前乾號：「走罷，走罷，再不走，咱全家都完啦！」但是她不肯走，邊哭邊嘟囔着道：「要是像前鄭莊多好哪，金子銀子一大把，東邊鬧災荒，西邊躲一躲，咱窮人家就沒路……」

聽見妻子這樣埋怨，三發子他爹也就橫了心，從地上爬起來號哭着道：「紹發、二發子、三發子，你爹可要走啦，誰跟俺，就走，誰跟媽，聽她的話，……誰跟我走啊？」結果老大鄭紹發哭哭啼啼跟他爹走了。二發子也想跟他爹上路，可是一扭頭又躺回床上去，用被子蒙住臉直哭。第二天，有人到災區裏買女孩子當丫頭、妓女，買壯丁去做苦工、當兵，二發子再也忍不住就去當了兵，換到一塊大餅兩個蒸饅，往家裏一放便向天津出發，鄭家於是就剩下三發子和他媽。

「餓餓」本身在吃人，它吞噬了千千萬萬的生命，草根樹皮蕩然無存，觀音土被視為珍品。衙門裏的賑糧用來收買黃花閨女當丫頭娼妓，收買精壯漢子做工當兵，廣大的災民絕少可能分到一塊餅、一碗粥。兩個多月後，易子而食，慘絕人寰的故事也在鄭莊重演了，三發子他媽開始絕望，軟弱地牽着他：「怨你爹不等等咱，他倒先逃啦，咱娘兒倆也走罷，天可憐別在路上餓了老狼。」這當兒同村的人差不多全已逃光，也有三三兩兩跑得晚一點，三發子娘兒倆便同他們一起上路。寒風刺骨，灰沙